



海南特区 大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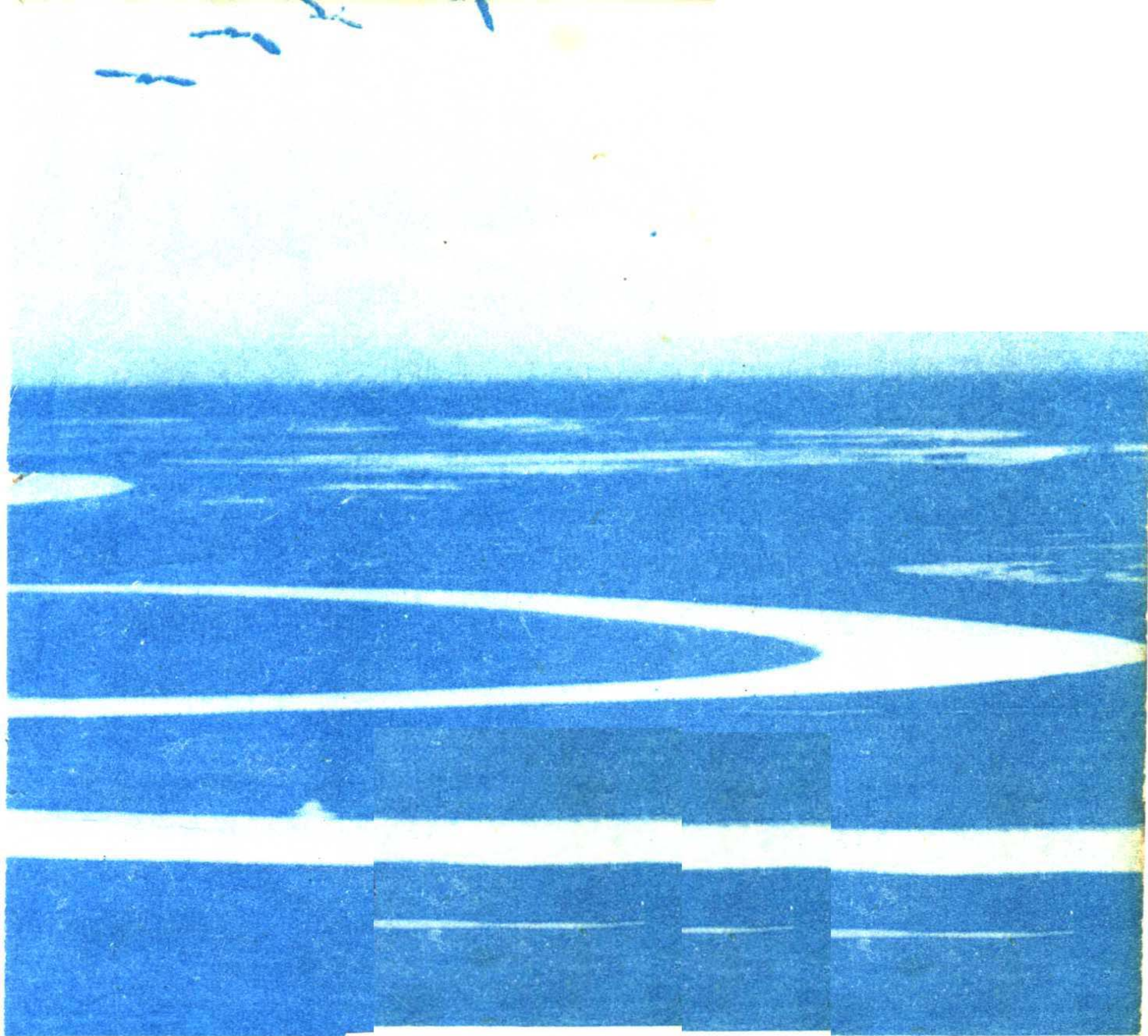
纪实文学丛书
钟祖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海南 纪实 大





海南特区大纪实

纪实文学 27

钟祖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1 海南开发·中国大特区的崛起
- 36 洋浦, “第二香港”之谜
- 52 大地南倾·十万人才闯海
- 76 1989·海南强台风劫难
- 99 海南热·中国秀才们
- 112 横渡琼州海峡悲壮录
- 127 土地, 第一商品
- 139 三月三, 在五指山
- 150 海南生态大断层
- 162 后记



海南开发·中国大特区的崛起

上部 划时代的构想

一、1986·春天拨动的序曲

1986年2月9日。海南岛。那珑海湾。

天蓝；日丽；海碧；沙白。

当北国正冰封雪飘，银装素裹时，这里却是另一派南国风光。大自然仿佛把它全部的绿色倾注在这块温湿的热带土地上，树是绿的，草是绿的，风也是绿的，正尽情地抒洒着饱满浓郁的春天的诗意。

和二月的其他任何一天一样，谁也没感到什么特别，然而，这一天又恰恰是个颇为特别的日子。

一溜乳白色的丰田车队，不动声色地从椰荫夹道的海滨公路上掠过，一直深入到那珑湾白沙碧水的海滩腹地。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在海南行政区党政官员的陪同下，踏着松软的沙地，悉心浏览充溢着热带风情且独居一格的景观。“日逐寒流寻雁去，风雪关山，不得云中路，飞到榆林天已暑，夏秋三融三朝暮。”一行人中有人触景生情脱口吟诵起叶帅的诗句。是的，他们被眼前美不胜收的景色深深打动了，但他们又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此行肩负着对海南未来开发的考察、论证和决策的重任。

“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中央的一位领导不无感慨地赞叹，已不完全是自然风光，此时此刻却有着更深层的内涵。

历史的长河漂走了多少朝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都在此设立过行政机构予以管辖，却又因这块岛地孤悬海外，或国运不济，或鞭长莫及，始终未使它摆脱旷世的荒蛮。然而，不仅孤悬海外，甚至是孤悬在太平洋中心，荒凉和落后并不亚于海南的火奴鲁鲁岛，却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变成了风光旖旎的夏威夷，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成了欧洲人、美洲人、包括亚洲人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我们虽有五千年古老的文明史，足可被人家历史几十次整除，但我们又确确实实落后太多。

面对风景如画的玳瑁海湾，这位中国领导人浪漫的思绪也变得现实而昂扬起来：“夏威夷从1902年开始搞旅游，近20年来发展的速度很快。别的不说，光民航机场就有64个，从夏威夷起落的飞机是每小时三个航班，昼夜不停，每年接待游客500万人。论自然条件，海南的玳瑁湾比他们的都好。玳瑁湾呈东西走向，光照时间长，山背也好，海岸线很长。夏威夷是两公里半，而玳瑁湾是七公里半，沙粒粉细。霍英东看了还伸出拇指直叫好：‘这沙滩就象足球场上的草皮。’海南每年平均温度为摄氏22—26度之间，四季如春，阳光充足，全海岸线长达1500多公里，有64个沙滩港湾，有热带原始森林和珍奇的动植物，还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海南不是夏威夷，但它完全可以建成比夏威夷更有吸引力的国际上的冬泳避寒的旅游、度假胜地。

“海南的建设方针问题国务院曾议过。认为海南应把旅

游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海南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热带的风光，特别是南部和西部有很好的阳光，还有那么大的海滩和浴场，还有火山口、五公祠等风景名胜。世界上热带的地方不少，但不一定有那么好的阳光和浴场。夏威夷每年光旅游收入就38亿元，海南以后每年旅游业收入能搞到5亿元就不简单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到10亿元就不得了。今后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要把旅游业的收入算进去。外国人称旅游业是无烟工业，而且它可以把食品、饮料等工业带起来。”

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很少空泛的议论和游离于实际的原则，具体得就象足下湿软的沙滩和身边簌簌作响的椰林。也许在北京在中南海他就魂牵梦绕着这片热土，在心中一次次描摹过未来海南的恢宏轮廓。

就在前一天。广东省委和海南行政区的负责人在行驶中的车上，向他汇报工作的同时，也毫不隐讳地陈述了某些苦衷：“……一个小岛，远离大陆，我们这里的工作不好开展。行政区和自治州同属地级，并列存在，外加农垦系统直属中央农牧渔业部。由于行政区划没有解决，至今人大、政协无法建起来。即使中央给了一些政策，也难以统一领导好。”

“你们的意思是……”他注视着大家。

“设海南省，计划在国务院单列。”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这对于加强统一领导，开发建设海南，集中力量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海南的各项方针政策，将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我们可以考虑，你们拟个文字东西交给国务院民政部。”他回答得明朗而自信，似乎这想法也在心中酝酿多

时。

同年5月5日至11日。中顾委副主任王震来海南岛考察，他也从这块土地上发现了无穷的潜力，同时也想起和推荐了一个人：梁湘。

梁湘，这个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风云了一阵子的传奇人物，最终以悲剧性的尾声而销形匿迹。他沉沉浮浮的人生轨迹，留给我们许多凝重的深层反思。是历史捉弄了他，抑或是他捉弄了历史？在一枚灰色的句号之后，又是一串耐人寻味的省略号。

1986年11月。梁湘受王震委托，从深圳飞抵海南，他走了很多地方，耳闻目睹海南的现状后，又联系深圳办特区的经验和教训，撰写了《加快海南开发的建设》的调查报告，并由王震同志亲手转交给国务院总理。调查报告建议：改变现行建制，把海南岛从广东划出，单独建省，直属中央领导；海南岛孤悬海外，毗邻港澳，可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使它成为自由岛，免征关税，资金进出自由，人员来往自由。后来，《报告》又作为提案，上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7年1月。广东省顾委主任梁灵光和副主任许士杰，风尘仆仆赶到海南，一同深入考察了10天，写出《关于视察海南的情况汇报》上报中央。

1987年4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受命来海南考察，然后飞赴北京，给中央写了报告，并面见邓小平同志，汇报了他对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大胆设想。

1987年6月。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议题之一就是海南问题。会后，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奉命南下，先到广州，后

来海南，就如何理顺海南的管理体制问题，分别同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领导进行了细致的磋商。返京后，直接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

从日程的安排上，不难看出中央高层领导思想的统一和慎密。而反馈回来的考察结论又惊人的一致：

1.海南要实行比特区更特殊的政策，才能吸引外资，加快开发建设。

2.海南建省，势在必行。

春天拨动的序曲是响亮的，南中国海涌起的大潮拍击着海南的石岸沙滩，在蕉风椰雨中，开始创造这块热土上从未有过的气吞山河的壮歌。

二、梦，缝补了一个世纪

大约五十亿年前，地壳轰然陷落，部分陆地在大洋漂移，于是，南中国海出现了一个与大陆架分离的孤岛。

远在二千一百多年前，“汉元鼎六年，平南越，自合浦徐闻入海，得大州，元封元年置珠崖、儋耳二郡。”黄皮肤的中国人发现了海南岛。从此，朝廷开始派官、出兵、启蒙、同化、征税、屠戮，在石头和竹筒上刻写历史。

和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与台湾的高山族人一样，这里也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发源繁衍之地，大林莽莽的黎母山系养育了他们，也使他们得名为：黎。《方輿志》载：“生黎不履民地。居民入其地，使熟黎以盐贸鱼。”就是这个纹面涂色，耳佩环饰的民族，在封闭的深山峡谷里一代代结绳记日涂写着以鸡牛米易针盐烟的封闭历史，始终没有走出黎母

山。

封闭不仅仅因为大山。《琼州府志·事纪》载：“康熙五十六年，申严洋禁，商船不许私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外国之人，督抚大吏行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字里行间透着刀光剑影，血腥的封闭紧随着血腥的戮杀。

在申严洋禁之后，一只违禁出洋的木船被清朝海军截获，船上八个人，全被砍头示众。

光绪初年，他们中两个人的孙子结伴闯了南洋。十年后，一个死于丛莽的热病。二十年后，另一个拥有自己的胶林。三十年后，他成了富商，回海南岛置地建场，种植橡胶、咖啡，这是海南引进橡胶咖啡最早的种植场之一。

以生命的代价换回一点土地文明的开发，残酷却又幸运。然而，不幸的是，任何高昂的代价都无法启动那扇铆着镀金大钉锈得死死的紫禁城门。

整整一百年，岁月的风尘落满了这块土地，它仍孤零零地漂在南中国海的碧波雪浪间。建省之梦发黄了，破碎了，一次次缝补，又一次次破碎。缝补和破碎的，是一个世纪的希冀。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亲临海南，布置防务。法国企图侵占越南，危及海南。张之洞和岭春煊向朝廷建议将海南岛改为行省。惜乎未被清政府采纳。

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一日，孙中山在一次会议上申述：“琼州孤悬海外……万一不能关照，失去琼州，则高、廉、雷等府及广西之太平等处都有危险。今为边防起见，宜将琼州另立一省。”国会议员陈发檀极力支持。后由孙中山、梁士诒、陈发檀等人上书国会，建议将海南改省，并阐

明此举为“开发资源、加强防务、提高文化、移民、行政之便利。”孙中山还在国会上情辞恳切地说：“乞诸位先生，赞成琼州改设行省，琼州幸甚，民国幸甚！”并主持成立海南省促进会，咨请国会将该案列入议程。后因二次北伐受挫，议案终成一纸空文。

民国十年（1922年）五月，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国会议员王斧军、陈策等琼籍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建省筹备处，胡汉民、廖仲恺、吴铁城为顾问。后又因陈炯明叛变而夭折。

民国十二年（1924年），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中山返回广州担任大元帅，又一次提出海南改省。后因有人另谋不轨，妄图独霸割据，树帜自治，为国民革命政府所不允，孙中山的宏愿又一次落空。

1932年，陈铭枢任广东省长，琼籍人士陈策、伍朝枢等又请求改海南为省。国民党中央政府令伍朝枢为特派员，负责此事，后因政局突变，终又流产。抗战胜利，陈策向国民党中央政府重提旧案。民国三十六年（1946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通过。第二年，立法院再次通过议案，交行政院办理。1949年4月1日，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并成立建省筹备委员会，陈济棠为特别行政区行政公署长官，主持筹备工作。

1949年4月20日，海南岛解放。当时，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冯白驹也提出建省的提议，并着手筹备。至今，广东省博物馆仍收藏一枚刻着“琼崖省人民政府印”字样的铜质印章。由于种种原因，海南建省的愿望后来一直未能成为现实。

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然而，在海南建省的长卷中却有着太多的凄风苦雨，太多的艰难坎坷，太多的忧伤辛酸。但海南在中国的版图上终未消失，那河蚌形的草绿色块固执地镶嵌在天蓝的底色上，那么醒目，那么孤傲。它和中国的大陆架根脉相连，一百年对它也是个太年轻的数字，这只“古蚌”包孕着多少悠远而神奇的故事，又已酝酿和正在酝酿颗颗璀璨的珠宝。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在亚细亚的古老土地上卷起时，那扇封闭锈蚀的紫禁城门也艰难地开启，并获得一个巨大的惯性。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自信而乐观地说道：“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对海南划时代的战略构想，这时已在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心中形成，他以无与伦比的卓识和胆魄，为中国，也为海南岛的未来，勾画出无比壮阔而又辉煌的蓝图。他把缝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梦，终于推向现实的五彩大地……

三、海南新架构的创造

大自然又一个季节的轮回。

骄阳镀亮的海南山山水水，终于等到了这个渴盼已久的夏天。

1987年8月2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海南建省的议案。

议案中阐述：海南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 34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605 万。这个岛地域广阔，资源丰富，雨量充足，是一块热带、亚热带宝地。建国三十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海南岛的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设立海南省是为了加强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议案还提出：鉴于海南建省的各项筹备工作要早做安排，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之前，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的筹备小组，开展筹备工作。

随后，民政部长崔乃夫受国务院委托，就海南建省议案，向大会作了说明：“海南建省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由中央直接领导，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海南；二是有利于海南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三是有利于简政放权，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办事效率。”

9 月 5 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并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

9 月 10 日，许士杰和梁湘应召北上，飞抵北京。

第二天，香港一家极敏感的报纸用特大号宋体字作通栏标题，首次披露了一条独家新闻：

“奉召进京接受任务 海南省开始筹建 许士杰梁湘主

管”

消息无疑是准确的。

就在香港报纸发表这则新闻的当天晚上，国务院领导人接见了许士杰和梁湘，通报了中央的决定：任命许士杰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梁湘为副组长。

9月12日，香港《明报》不惜黄金版面，开辟专栏，快捷地以专文评价：“许士杰和梁湘都是中共老干部。广东解放初期，许士杰在潮州地区当县长，后来上调广东省，担任农村的调查工作；文革前夕，曾任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七十年代初期，调任肇庆地委书记。中共实行开放以后，许升任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当时广州经过十年动乱，经济停滞，物资缺乏，市场供应紧张，市民缺鱼少肉，现在广州引进外资列全国之首，市场繁荣兴旺。许士杰在广州最为人称道的是，为官清正，艰苦深入，平易近人，广州市民认为，许是广州市历任领导人中最得人心的。梁湘在广州市担任领导职务有近三十年的历史。深圳改特区，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由于政策、人事种种原因，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凭心而论，梁湘在特区建设中是立下汗马功劳的。现在国务院起用这两位开放、搞活和改革中成绩卓著的老干部，坐镇海南组阁，自然引人注目，如果他们能选拔一些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坚持开放、作风正派的中青年干部为骨干，海南改变落后面貌是大有希望的。”

9月23日，是琼崖纵队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许士杰和梁湘赶在22日飞抵海口，第二天便出席纪念大会，正式在海南人民面前亮相。

会上，许士杰同志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海南建省的指

示，高度评价了海南人民几十年来发扬琼崖纵队斗争精神，开发建设海南的伟绩丰功，结束讲话前，他激情难抑，赋诗一首：

琼崖儿女展雄风，揽月摩星上碧空。

冲破小笼翔四海，扶摇万里作征鸿。

以诗言志，以诗壮怀，许士杰和他的同事们，在琼崖纵队浴血奋战过的这块热土上，他们又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担起伟大的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在飞扬的红旗、激越的鼓点和磅礴的涛鸣中，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个特区省的宏图大业。

金秋十月，该是收获的季节，他们却用智慧和汗水擦亮的犁铧，耕耘着这神奇而富有的南国土地。

筹备组在第一轮工作磋商中，确定从五个方面做好建省筹备工作：

一、会同中央有关部门草拟办大特区的政策；

二、设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

三、选好干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

四、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五、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总括一句话：充分地发展生产力。而当今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绝不囿于生产工具简单的改良，它所依赖的是全新的思维和科学的决策。他们也许比别人早知道这一点，已心亮目明地洞悉了生产力和知识、科学相转换的辩证关系。

建省筹备组特邀的中国社科院海南调研组，于11月25日从北京飞抵海口，十四名专家教授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五个研究所，一个科研局和国家经委、北京大学等八个部门和单

位，都是我国研究经济战略问题的一流人才，曾参与制订中国和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他们足迹遍布海南，四十六个昼夜过去了，经过宏观的把握，微观的分析，多层面的剖切，多方位的论证，全景式的布局，点面间的构想，终于推出由一个总报告和九个分报告组成的，构架浩大，内容翔实，共28万字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建省筹备组成员在集体审阅研究这份报告时，不约而同地在以下段落用红笔又划又圈：

战略目标：

坚持以开放、改革促开发的方针，建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别省，最终建成为以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力争以2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美元以上，相当于台湾八十年代初的水平。

战略转换：

一、从主要作为国防前哨转向同时作为建设前沿；二、从单纯强调为国家做贡献转向同时着重于海南本身的开发和振兴；三、从与港台和东南亚对峙转向互相补充、协作；四、从封闭的半自然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

战略布局：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将形成5个经济区：以省会海口市为中心的北部经济区；以三亚市为主的南部经济区；以侨乡文昌、琼海、万宁等县为一片的东部经济区；以儋县、临高等县为主的西北部经济区；以东方、昌江等县为主的西南部经济区。

1987年12月24日，国务院工作组来琼，协同广东省和海

南建省筹备组划定海南省界。海南将以自己独特的颜色和界线印在中国的版图上。

1988年1月12日，建省筹备组将修改定稿后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报中央，高效率地完成了一项远比能源、交通、邮电更为重要的科学基础工程。

1988年1月17日，许士杰、梁湘飞赴北京。

18日上午，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特区办主任何椿霖的有关汇报。许士杰等同志参加会议并发言。

会上，国务院领导一再强调：海南岛的条件那么差，谁到那个地方投资搞基础设施？过去说海南可以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搞房地产买卖，现在上海、广州、深圳都这样做了，这还能算什么比特区更特？必须有新的套套才行。要吸引人家到海南投资，就要有比深圳特区更特的政策，对外要更开放、更自由。不这样，海南还是要落后。

他还指出：只要防止海南利用政策倒卖洋货，搞投机倒把，防止内地利用海南进口物品走私逃税、套汇。其余的，海南都可以放开一段时间，让海南充分使用外贸自主权。

1月23日下午，国务院再次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原则上审定了政策条款，基本形成了海南对外开放的政策态式：

——未来的海南省，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所有制结构不再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很可能外资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占较大比重；“二线”管好，“一线”放开，使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